



柳直荀

柳直荀

本社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长沙

柳直荀

本社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7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79年7月第2次印刷

字数：87,000 印数：101—60,100册 印张：3.75
统一书号：11109·101 定价：0.44元



柳直荀烈士

能特别照顾不取高价。

寿老处如切望代为转告能生意行
市价北方销法不及南方而人民
痛苦又远远过之 猪肉每斤三角
牛羊肉每斤二角猪而肉每斤
不及一角如此则其他不知之人

近行

兔瑞荀 三月首

柳直荀同志手迹



柳直荀同志一九二四年
与李淑一同志合影



柳直荀同志一九二一年在雅礼大学



柳直荀同志旧居——长沙县方塘冲

出版说明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一脍炙人口的词章里，将杨柳并提，在热情歌颂杨开慧烈士的同时，对柳直荀烈士作了崇高的评价。为了宣扬他们的光辉业绩，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跟随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我社曾于一九七七年出版了《杨开慧烈士传略》一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我们又约请长沙市委写作组和天津师范学院王兰垣、陈文蔚、贾长华、李逸津四位同志以及李淑一同志分别撰写了《柳直荀在湖南》、《柳直荀烈士年谱》和《忆直荀》三文，辑成一集出版，以飨读者。

天津师范学院王兰垣等同志和长沙市委写作组的同志，为编写此书查阅了不少有关资料，走访了许多曾经和柳直荀烈士一起工作、战斗过的老党员、老红军以及烈士的亲属、生前友好，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忠实地反映了烈士光辉的一生。李淑一同志抱病写了《忆直荀》一文，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对于他们辛勤的劳动和热情的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目 录

柳直荀在湖南	中共长沙市委写作组
爱祖国爱人民.....	(1)
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	(3)
投身学生运动.....	(6)
抵制日货.....	(10)
揭露张敬尧.....	(13)
向旧文化冲刺.....	(15)
来到清水塘.....	(18)
“不准打!”	(20)
抬尸游行.....	(21)
宣誓.....	(23)
新的考验.....	(24)
参加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	(27)
筹备省农协.....	(29)
改组“罗督办”.....	(30)
盼望.....	(34)
镇压叶德辉.....	(37)
新阶段里.....	(40)
临危不乱.....	(42)
“马日”之夜.....	(44)

反攻长沙·····	(45)
“自首，杀了我的头也不干！”·····	(47)
为农民革命运动高唱赞歌·····	(48)
沉痛的历史教训·····	(51)

柳直荀烈士年谱····· 王兰垣 陈文蔚 贾长华 李逸津

青少年时期(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	(54)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五年)·····	(60)
站在农民运动的最前列(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	(72)
在革命低潮的日子里(一九二七年六月——一九二九年秋)·····	(84)
转战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冬——一九三二年九月)·····	(94)

忆直荀····· 李淑一(110)

柳直荀在湖南

中共长沙市委写作组

爱祖国爱人民

柳直荀同志又名柳克明，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三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高桥的方塘冲。柳直荀同志的旧居，是一栋土砖砌成的老屋，三面是山。山上，杉树满岭，翠竹满坡，风景幽美。门前不远，有口方塘，塘水清澈。东面，有条蜿蜒的小道，顺着小道步行三、五里，就到了高桥；再往南走一百二十里，就到长沙市了。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湖南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因此，柳直荀同志的家虽在山冲，但交通还算便利，新的风气容易传进来。

柳直荀同志出生前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湖南滨湖各县和长沙等地人民，由于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再加上兵灾匪患，生活更加痛苦不堪。一九〇六年，长沙一带从元月下旬起，开始是倾盆大雨，接连又阴雨连绵，到四月份，积水横决，泛滥沿岸，“各居民之生命财产付之一洗；数百里间，汪洋一片……”，死者三、四万人，受灾者三、四十万人，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四处逃荒，情况十分悲惨。但是清王朝不顾人民死活，趁机敲榨勒索，大发“横财”。人民被逼

得实在没有办法，就揭竿而起，多次爆发起义。一九一〇年四月，长沙的饥民暴动，上万饥民，攻打巡府衙门，“毁照壁，锯桅杆，捣石狮”，还焚毁了帝国主义的领事署、洋行、教堂……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斗争的风声，也从长沙不断地吹到方塘山冲。柳直荀同志的童年和少年，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烽火连天的环境里。

柳直荀同志的父亲，叫柳大谧，字午亭，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不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痛恨那些贪官污吏，希望世上的人都能正直不阿。他替儿子取名“直荀”，就是取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之意，表示他殷切地期望着自己的儿子不随俗浮沉，不同流合污。柳午亭先生在留学日本的十年期间，亲耳听到在清王朝卖国政府的勾结下，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灭我中华的狂妄叫嚣，十分忧虑祖国的命运。他曾陪同在日本进行“排满革命”的老乡黄兴，会晤了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导致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和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合并为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午亭先生在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回国。在湖南，他亲身体察到立宪派谭延闿篡夺了政权，使革命后成立的政府换汤不换药，大为失望。谭延闿想罗致他当官，他婉言谢绝了，隐居乡间多年，以教书为业。柳午亭先生在旧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刚强正直、热爱祖国、不愿做官的“怪人”。他学问精深，在教育界赢得较高的声望。

柳直荀同志的母亲，勤劳俭朴，和蔼善良，乐于助人。她十分疼爱自己的子女。直荀小时在祖父身边就读，有时被祖父处以各种体罚，她总是想方设法为之解脱。

柳直荀同志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严峻而又慈和的家庭中度过的。

孙中山和黄兴“反满”的革命气质，父亲正义刚直的行为，母亲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美德，无不影响着柳直荀。他经常和农民接触，倾听他们讲革命的故事，向他们学习种田、养鱼的知识。他和母亲一样，待人热情诚恳。贫农董大爹的儿子董光庭被狗咬伤，无钱治疗，他耐心地给光庭洗伤口，敷药料，细心照看，直到伤口愈合才离开。

柳直荀同志从小爱祖国爱人民，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

一九一二年，柳直荀满十四岁时，和他的大弟离开了家乡，来到长沙的广益中学读书。当时杨怀中先生从日本和英国留学回来，在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柳家和杨家是世交，两家都世居长沙东乡，相距不远，是所谓“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所以柳直荀到长沙后，就住在杨怀中先生的家里。当时，杨开慧同志也随同父母从板仓迁来长沙，柳直荀和杨开慧就经常在一起。

杨怀中先生是一个思想进步、正直无私、具有高尚品德的知识分子。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来到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常常在假日，和他的好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何叔衡等同志，到杨怀中先生家聚会。他们畅谈治学之道，纵论天下大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谈就是一整天。怀中先生也参与他们的座谈，师生交往十分密切。毛泽东同志和“真同志”的这些聚会，吸引着杨开慧，也吸引着柳直荀。他们主动参加这些聚会，讨论青年为什么要求学，立什么样的志；国家这样积弱，民众这样贫困，青年应当怎么办等问题。在讨论中，毛泽东同志对杨开慧和柳直荀非常关怀，常常深入浅出地解答他们提出的疑难问题，启发他们认真思考，鼓励他们

发表自己的见解。

俗话说：“近朱者赤”。在那样一个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和没落的文化教育所禁锢的漆黑般的社会里，能和毛泽东同志接触，参加这种不寻常的聚会，这是多么难得的可贵的机会啊。他们讨论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阐述的精辟道理，对于柳直荀来说，真是闻所未闻。每次聚会，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眼里不时流露出兴奋的神情，觉得眼前别有天地，眼界大为开阔，受到深刻的教育。

一九一六年，柳直荀从广益中学转到雅礼大学预科。在毛泽东同志的引导下，他用心阅读进步书刊。他非常喜爱提倡新文化、介绍新思想的《新青年》。由于雅礼大学是所美国办的学校，学校当局极力反对革命思潮，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因此他进校门时，就把《新青年》插在裤袋里；进校门后，又把它藏在枕头套中。晚上自修一结束，他就跑步回到宿舍，从枕头套中抽出《新青年》，趁熄灯前的时间，躲在蚊帐里，抓紧一分一秒，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从《新青年》上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等科学与民主的革命主张，看到了祖国光明的未来。

从此，柳直荀的思想上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毛泽东同志在学生时代非常注意身体的锻炼，经常实行冷水浴、风雨浴、露宿等。有一天夜里，毛泽东同志正在岳麓山顶，突然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大自然象张开巨口要吞噬一切似的，毛泽东同志却毫不畏惧。他把这作为锻炼自己胆量、与大自然进行搏斗的大好机会。他顶风冒雨，迎着雷电，从山顶一直跑到山下溁湾镇蔡和森同志的家里。柳直荀非常钦佩毛泽东同志这种刻苦锻炼的精神，常常给同学们讲这桩“风雨浴”的故事，赞颂毛泽东同志是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英雄。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柳直荀为革命而刻苦锻炼身体。

一九一六年暑假，杨怀中先生回到板仓乡下的家中度假。毛泽东同志有天手拿一把雨伞，脚穿一双草鞋，从长沙步行一百二十多里，来到杨怀中先生家里。他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杨怀中先生的藏书以及一些新的书报杂志，并和杨怀中先生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当谈到体育锻炼时，杨怀中先生向毛泽东同志介绍了柳直荀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柳午亭先生，说他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毛泽东同志听了后，便在第二天，请一位农民带路，步行四十里，从板仓来到方塘冲，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午亭先生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同志，广泛进行了交谈。毛泽东同志非常赞许柳午亭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的造诣。柳午亭先生对毛泽东同志的远大抱负也十分钦佩，要柳直荀效法毛泽东同志，刻苦锻炼身体，“作改造社会的健将”。

柳直荀在父亲的教育和毛泽东同志带动下，更加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清晨，当同学们还熟睡在床上，沉浸于梦乡的时候，他就早已沐浴在晨光熹微之中，进行晨操、晨浴、晨跑等活动了。晚上，他坚持练完一段拳，作几次深呼吸运动后才上床睡觉。

在这些锻炼项目中，柳直荀最喜爱冷水浴。他常常在清晨的时候来到井边，先脱光衣服，穿条短裤，用井水大桶大桶地从头浇到脚。他坚持这种冷水浴，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有一年冬天，朔风怒号，雪花飘舞，有的同学早已佝着身躯袖着手了，可是，柳直荀仍然在井旁进行着晨浴。他把冷水浇身，虽然嘴唇冻得发紫，脸和耳朵冻得发白，但还是顽强地坚持着。同学们都非常称赞他这种毅力。柳直荀同志原来体质虚弱，经过这样顽强的锻炼，逐渐强健起来了。

努力学习，提高思想，积极锻炼，增强体质，磨炼意志，柳直荀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身心日益强健，准备迎接严峻的革命考验。

投身学生运动

一九一九年，柳直荀同志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国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初，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在这次大战中参加了战胜的协约国。战败的德国，战前在我国侵略取得的一切特权，理应取消，归还强占我国的胶州湾。但巴黎和约上却把这些转让给日本，而当时段祺瑞政府竟然同意我国代表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这个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柳直荀同志和全国人民一样，无比愤怒。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首先发难，举行了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五四”运动爆发了。他们严惩了出卖山东权利的卖国贼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等，痛殴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焚毁了曹汝霖的住宅。“五四”运动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怒不可遏的湖南人民随即奋起响应，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日爱国运动。平日沉默寡言的柳直荀，面对这个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决心以实际行动，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斗争一开始，柳直荀就和长沙爱国民众一道，上街散发传单，坚决要求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

柳直荀还决心把反帝的宣传，作到自己就读的教会学校里面去。他知道这是桩不容易的事。这个学校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是和中国人民为敌的。他们同中国的反动军阀、官僚、地主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把雅礼大学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谁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虽说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分赃的巴黎和会上，为争夺中国这块肥肉而演过“狗咬狗”的丑剧，然而他们侵略别国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之间又争夺又勾结。要在雅礼大学内开展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宣传，揭露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毫无疑问，必然要遭到他们反对。同时，在崇美、亲美的奴化教育下，不少同学一味死读书，读死书，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参与政治活动。要发动这些同学投入反帝斗争，困难确实是不小的。

然而，柳直荀是个不畏艰难、性格倔强的人。他认定应做的事情，便一定认真地去，什么困难也不能阻挠。这天，日头当空，他正在校园内张贴“请救山东人的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誓死争回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标语和传单，被美帝国主义分子哈尔辉看到了。哈尔辉气得额头上的青筋象蚯蚓那样粗，连忙跨上前去，横蛮地阻止道：“不准贴！”柳直荀当即反问：“为甚么贴不得？”哈尔辉发狂地吼道：“这是在雅礼学校的地区！”说着，便要撕扯标语。柳直荀气冲冲地上去护卫着标语，并质问哈尔辉道：“你这个雅礼的地界是在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贴？！”

哈尔辉理屈词穷，狼狈不堪，摇摆着胖敦敦的身躯走了。

柳直荀的革命举动，大灭了那个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威风，对身边的同学也是个有力的鼓动。许多爱国同学一齐蜂拥而上，和柳直荀一道，继续把标语贴在校园的墙壁上和电线杆上。

“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终于冲进了雅礼大学这个堂堂学府，在平静得象古井般的殖民主义教育场所，激起了壮阔的革命波澜。

在毛泽东同志的推动和领导下，柳直荀还和其他爱国同学一道，从校内到校外，忙着动员各校的学生推选代表成立学生联合会，准备开展罢课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湖南学生联合会在六月三日正式宣告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设在落星田的商业专门学校内。会长之下，分设评议部和执行部，柳直荀担任了评议部的部长。当时，杨开慧同志也在学联担任宣传工作。省学联成立后，柳直荀起早睡晚，不辞劳苦，奔走于各学校之间，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动